

活啾雌的新西北



836.8
G067

✓
田
影
編
著

活
躍
新
西
北

自
強
出
版
社
刊
行

活躍的新西北

編著者 田 影

發行所 自強出版社

漢口統一街民權路上首自權坊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初版 五〇〇冊

每冊實價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	--------

活躍新西北

目次

西安事變後的陝北·····	一
陝北的種種·····	二八
陝北的抗戰動員·····	六二
在延安·····	六八
和平，民主，抗戰。·····	七五
西北特區和紅軍·····	八五
陝北的工業·····	八九

次 目

文藝在陝北·····	九八
關於抗日大學·····	一〇四

西安事變後的陝北

長江

西安裏面誰都知道「雙十二」以後有重要共產黨人入西安，甚至於認為「雙十二」事件完全是共產黨操縱的局面，所以事變後許多人恐怕蔣委員長被挾往陝北，則情形將更棘手。總之，稍為有幾分政治素養的人，對於陝甘大局，比較看重共產黨在其中的關聯。

記者於事變後奉社命從綏遠到蘭州，因已確知周恩來在西安，而且知道西安附近，曾到過彭德懷賀龍等的部隊，我很想藉此機會，會會這般神祕的人物，一探政治究竟。

二月二日到西安，被突發的事變關在城門外，三日進城，一般人風聲鶴唳都在懷疑共產黨，我也有幾分相信。但是西安的朋友，真正見過周恩

來的，還是不多。

四日午後經朋友的介紹，我們在楊虎城公館看到周恩來先生，他有一雙精神而樸質的眼睛，黑而粗的鬚髮，現在雖然已經剃得很光，他的皮膚中所藏濃黑的髮根，還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布灰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帶，腳纏綁腿，口音夾雜着長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談話的口音判斷，很有點像江西人。

因為旁的事情，我們當天不能作詳盡的談話，我們約到第二日作竟日之長談。談話的題材，當然首先是關於西安事變。

陝北紅軍問題之由軍事的走向政治的，還是中央開的端，二十四年冬中委××，奉命由西安飛膚施轉入紅軍區域接洽，即為觀察紅軍之動向者。那時膚施前線為東北軍王以哲部，此事遂壯東北軍與紅軍自由接洽之膽。

。王以哲首先與紅軍幹部發生關係。二十五年夏季，張學良乃與周恩來在膚施正式見面，討論張所提出之兩大問題：第一，蔣委員長與抗日關係問題；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謀中國之統一問題。周對第二點認為難能成立。因為無論名義如何，中國在實質上難有法西斯政治之存在。至於前一點，共產黨由土地革命的階級鬥爭，轉到各黨派聯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經變了一步。但是那時共產黨的「抗日」，還是「反蔣抗日」，即要能「抗日」，必先「反蔣」。即不推翻蔣之統治，無法抗日。張周見面之後，張之見解，以為「抗日」非「擁蔣」不可，不擁蔣，無法抗日。而對蔣委員長之艱難計劃與準備，就其所知者以告周，頗使周發生相當影響。

共產黨在陝北之中央委員，已不足法定之全體會議人數，臨時最高之決定機關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得到周恩來之報告，引起極大之論辯

，結果，參考張學良所提供之新材料，與將國內外大勢重加研究的結果，認為有轉而「聯蔣」進至「擁蔣」之必要。

這樣轉變的政治路線，就是「統一的民族戰綫」，對內主張和平統一，對外主張團結禦侮。

基於此種根本政治立場，共產黨乃力謀對國民黨之政治妥協，化除彼此間絕對的政治和軍事的對立，張學良與周恩來正式接洽之後，共產黨意中希望以張學良為媒介，以與蔣委員長協商，誰知張學良之政治技術運用未能靈巧，終於爆發了出人意外的「雙十二」事變。

張楊對於「雙十二」事變，認為是「兵諫」，一部青年羣衆認為「革命」，謂為抗日的第一步。共產黨當雙十二事變發生時，中央機關還在陝北保安，他們得到事變的消息許多人最初一秒鐘的決定，是感情的報復

主義，主張派人入西安，速蔣之死。然而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認為張楊如此作法，殊欠妥當，蓋雙十二事變，既非如帝俄時代羣衆革命之打倒沙皇尼古拉，又非類似滑鐵盧戰爭之俘擄拿破崙，此僅以一種不光明不道德之「軍事陰謀」，劫持領袖，第一，與中國當前團結禦侮的需要相反。第二，構成今日蔣委員長之政治理論，政治組織和一百餘萬之中央軍，仍然健在。則此事之前途，只有發生更大規模更長久之內戰，對於國內和平統一，將致背道而馳，愈跑愈遠，但是既然木已成舟，理論上的問題已經無用，當速謀補救的辦法。周恩來係於十二月十六日由虜施乘張之波音機到西安，即向張陳釋蔣之必要，同時更親自與羈陝中央要員見面，作各種政治協商。

十二月二十五日蔣突在張陪送之下，飛出西安。許多青年羣衆，突聞

此事，大爲震動。比消息靈通一點的少壯軍人，非常不滿意周恩來這種作法。

張回蔣到京之後，即未西返。東北軍少壯派之感情，極度不安，又聞張學良被審消息，羣情更譁。而和平初步辦法，已商有成議，周恩來爲主張接受和平條件最力之人。「雙二」事變，打死王以哲之後，周自己似亦因此不得不移住作爲臨時租界的楊虎城公館。

關於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轉變，採何種態度問題，周恩來謂自第六次大會以後，第三國際曾決議各國共產黨應注意各該國之民族性與地方性，七次大會以來，此事更無問題。

至於若干人主張之「立即抗日」與「反準備論」，周謂爲皮毛之見。無計劃的，無準備的對日作戰，是自取覆敗。不過，準備應在對內不戰爭

、而在和平統一條件之下，始有其意義。

他說共產黨此時之政治目標，爭在取黨的自由，希望不致於再被任意逮捕，政治上希望慢慢走上民主的道路，則共產黨放棄反對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取消蘇維埃，同時紅軍取消名稱，並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領導。

他們對於張學良個人，認為他是非常聰明與勇敢，政治感覺異常敏捷，可惜經驗不夠，弄出「雙十二」這樣大亂子來。

因周恩來先生的介紹，到西安新城後面上賢莊從前一位德國牙科醫生的診療所去看葉劍英先生。無疑的，這是一個共產黨當時在西安的半公開機關，僅僅一層的西式洋房，大門進去，有一個小小天井，正屋裏有許多青年人緊張的工作着，有的從這個屋，走進那個屋，有的聚在一塊談話，

有的很忙碌的操縱無線電，這部無線電機似乎專爲祕密工作用的，天線沒有顯在外面，同時發報聲音很小。這羣人的服裝，非常隨便，儀貌上除了熱烈的表情外，沒有什麼嚴格的禮節。

「劍英——周恩來向着一位正在紛忙的人招手。」

隨着周恩來的招呼聲，一位三十左右，精幹結實，相當瘦長，穿學生裝，戴八角帽的漢子，和我一齊進入一間小辦公室裏。

葉劍英的風度，有幾分西洋人味道，廣東東江人的口音。還多少存留在口邊。民國十六年廣州暴動的基幹是那時張發奎先生的教導團，而葉劍英是張發奎最相信的參謀長，同時亦爲策劃與指揮廣州暴動的最中心人物。張發奎先生事前對葉毫不疑惑，依爲腹心，則葉之政治軍事技巧，不能不稱爲相當老練。

「雙十二」之前，葉曾應張學良之邀，祕密來西安，在張學良公館附近，與張研究東北軍之改造問題，葉對於東北軍之政訓工作提出意見，他之說法，很使張學良受影響。

他那時認為政治的統一戰線成功之後，共產黨對紅軍之政治領導，仍然存在。因為如果開始了抗日戰爭，軍隊政治工作應有加強的必要。

「雙十二」以後，從太原來陝的張慕陶，極力反對周恩來之和平妥協辦法，他主張維持「抗日聯軍」，召開和平會議。周恩來為此和他們辯論很久，結果是各行其是。二月二日事變之發生。在思想上很受他的影響。

對於是否即刻對外戰爭問題，周恩來謂紅軍不願過早挑動對外戰爭，因此紅軍入山西之後，雖倡「過境抗日」之口號，而並未全力出綏遠，原因即乎此。

途中所見西安政局，既已開展，記者又奉命入陝北。二月六日在博古先生和羅瑞卿先生陪送之下，開車直駛膚施（延安）。兩輛載重車，載些鞋子衣服等，我和博古車上，裝了一車的「左派幼稚病」小冊子，最重要的是從紫金山那面飛來的幾十萬法幣，同行有西安新聞界和學聯的朋友。

那天城內外的東北軍和陝軍都在紛亂的撤退，汽車大車牛車毛驢，什麼交通工具都有。而運送的東西則從軍火車實至破鐵爐子也全帶上，真是徹底的搬家，秩序異常零亂，大概撤退命令太倉卒一點。陝變主力的特務團士兵，更是無精打采的退出西安，低着頭，倒拿着槍。好像不勝頹喪的樣子。

咸陽至三原途中，遇到許多徐向前舊部，他們是被胡宗南關麟徵腰擊而沒有渡過黃河的隊伍，現歸蕭克率領着，他們多一半是四川人，聽不懂

博古的話，我還作了一次翻譯。

西安三原間，要經過三個渡口：第一是渭水，有橋可渡。第二是涇水，有船可渡。第三是涇惠渠，那時只能涉水而過。路上往來的車輛很多，因為撤兵的原故。

三原附近，零星的住些紅軍，黑軍衣黑軍帽，帽上有紅星，是他們外形的特點，他們多半是年青活潑的人。普通軍隊的形式軍容，看來他們很不注意。

那時三原城，成了小西安，許多西安原有的團體，如全國救國會西北救國會等都移到三原來了。許多青年都紛亂的向渭河北岸三原一帶跑，他們對於中央軍入西安有些過份的恐懼。

因為等保護的部隊，恐怕路上遇到土匪，費去很多時間，當晚住三原

。大餅和開水解決了晚飯，一間小客店的小屋土炕上還睡着我和博古兩個人。

傍晚在三原街上得遇到葉劍英夫婦，他是到附近二十里雲陽地方的彭德懷那裏去，穿着學生服安閒在街上走着，誰也難看出他是作戰異常果斷的舊任紅軍參謀長。

我們坐的那輛車子，是紅軍自己買的。在西安事變前十個月，已經掛着王以哲軍用車牌子。在西延安間往來運輸，西北之必然會出亂子，已不是西安事變前短時期之醞釀了。

博古那時談紅軍將來之地位，謂名稱編制更易之外，原有領導幹部應維舊狀，政治委員可以由中央派去。因為政治委員的制度，來自蘇聯，蘇聯革命初期，紅軍缺乏軍事人才，故不得利用有軍事技術之舊軍人，而